

佛典的文學，涵蘊淵闊、關涉繁贍；倉猝之間，不易講述。現就參閱及與友好商略所得的資料，歸納排比，撮要報告，就正有道。計分八節：甲、佛典的內容，乙、佛典的卷帙，丙、佛典與文學，丁、佛典與翻譯，戊、佛典翻譯的高僧大德，己、與佛典有關的文人學者，庚、佛典文學的影響與貢獻，辛、結論。



佛典的文學

四十二年十一月二十一日於臺灣省立臺中圖書館讀書會講

之纂述論語相髮鬪，而無論小乘大乘，阿難尊者總是其中主要人物，因為阿難是佛的從弟，博聞彌記，在十大弟子中，多聞第一。所以佛稱讚他道：「我聲聞中，第一比丘，知事明物，所至無疑，所憶不忘，多聞廣遠，堪忍奉上。」（增一阿含三）

梁任公先生研究佛經成立的歷史，指出四個觀念以爲前提，其第一個觀念說：「凡佛經皆非在世時所有，無論何乘何部之經，皆佛滅度後佛徒所追述。其最初出者，在佛滅後數月間，其最晚出者，在佛滅五百年後。」（說四阿含）這段話可拿來結束佛典的來歷。

通常稱佛爲三藏十二部。何謂三藏？即經、律、論。經藏即素咀纏藏，舊譯修多羅藏，契理花鬘。又經之持緯，恰具「誕」義，故譯家以「經」易「誕」。律藏即毘奈耶藏，舊譯毘尼藏，義爲「減」，別名優婆羅叉，義爲「律」，能止惡修善，如世法律，所以名之爲「律」。論藏即阿毘達磨藏，舊譯阿毘曇藏，義爲「對法」或「無比法」；別名優婆提舍，義爲「論」；能詮論抉擇諸法之性相，所以名之爲「論」。經爲佛說教理解行之法，律爲佛制止惡修善之戒，論爲發揚經旨之作，後者多係佛弟子所造。經屬定，律屬戒，論屬慧，故佛典三藏不外爲戒定慧三學。

謂十二部？即十二種類。○二修多羅，譯曰長行，亦稱長文：直說法相，隨義理的長短，不拘字數的多寡，即此方之文章。○二祇夜，譯曰重頌：與長行之文相應，而重宣它的意義；梵文八字成句，四句爲偈，譯成漢文，或爲四字句，五字句，或爲六字句，七字句。此有廣略的不行同：因長行不足，以偈頌引伸，叫做廣頌；或已足，以偈頌綜綱，叫做略頌。又有超追的不行同：或長行在後，重頌在前，叫做超頌；或長行在前，重頌在後，叫做追頌。(三)伽陀，譯曰孤起頌，亦名諷誦：與長行之文不甚相應，直說偈

佛典浩瀚，其卷帙饒富，可以充棟汗牛。據唐開元釋教錄所述，自漢迄中唐，七百年間，譲成漢文之佛典為最多，計譯者一百七十六人，凡二千二百七十八部，七千零四十六卷。但這係將存佚真偽重出者合計的總數，依錄中所勘定當時現存真本，實僅九百六十八部，四千五百零七卷。據元代法寶勘同總錄所述，其前出及續出之數，計自後漢永平年至元代至元二十二年，譯者一百九十四人，凡一千三百三十五部，五千三百九十六卷。宋開始刻佛教全藏，以礦砂版大藏

句，孤突而起。偈頌即此方之詩詞，如以線貫華，稱爲「貫華說法」。句讀言詞，多少不一，而結集成篇之長行，如天華分散，隨機自然，則稱爲「散華說法」。(四)和那羅，譯曰授記：如來爲諸菩薩聲聞，授將來成佛的記錄。(五)優陀那譯曰無間自說：如來以他心智，觀衆生根機，不待啓問，自行宣說。(六)尼陀那，譯曰因緣：即如來所說一切根本緣起之事，以何人啓問而說此事，以何人犯此事而結此戒。(七)阿波陀那，譯曰譬喻：如來借譬喻以曉示衆生，令其自行開解。(八)伊帝目多，譯曰本事：說弟子菩薩聲聞等過去世即因地所行之事蹟。(九)闍陀伽，譯曰本生：說佛菩薩本地所行之事蹟。(十)毘佛略，譯曰方廣：大乘方等經典，涵義廣大，猶如虛空，無有盡處。(十一)阿浮達摩，譯曰未曾有：現大神通，不可思議之事。(十二)優婆提舍，譯曰論議：問答辯論諸法之事。以上十二部叫做十二部經，亦叫做十二分教，有一經只具一分的。有兼備數分的，但絕無十二分都具足的。長行，重頌，孤超三部，是經文上的刪裁，其餘九部，是各從經文所載之別事而立的名字。又授記，無間自說，方廣三部大乘所增，其餘稱爲小乘九部的上來所述，是佛典的來歷，和三藏十二部的大概。佛典的內容，約略如此。

與洪濤飛居士



弟翌日（上略）承借夢東禪師遺集，  
鏡舟中閱可及半，抵步之夜草湊  
草卒讀。敬仰夢公宗教兼通，  
得「文字般若」三昧，不勝讚歎，深  
得一文字般若。

弟前在臥廬，略翻其本集諸篇，多有生常談，尙不知珍視。今全讀下去，大似嚼橄榄，愈嚼愈甘。集中偶頌詩讚，皆美不勝收。幾令人唾壺擊碎。怪不得吾兄日日攜帶在身，逢人便舉了。其落花詩有「再放下時應具眼，未拈起處好欽風」之句。真是天樂鳴空，不同凡響。此兩句吾兄上夾圈，可見頂門真眼。弟與兄結識逾廿年。一向以兄高談娓娓，言笑晏晏，無片刻寧靜。何以動極之人，而能欣賞到動靜未分前消息之句？大奇大奇。或許吾兄已會得六祖「要知眞不動，動上有不動」偈意了。雖然如是，弟遲兩星期旅港晤面時，還須勘過始得。至其他佳句吾兄的圈子數百皆箭，無虛發。佩極！可是集內的心經頌。如經題云：「滾滾洪波無盡頭。古帆高掛下中流。夜深明月來相照。兩岸蘆花一色秋」。「生佛同乘般若船。漚花影裏去仍還。一篙撐暘東西岸。明日團團下九天」。頌觀自在菩薩節云：「從來五蘊性元空。豈借區區一照功。要看勞生閑夢眼。金烏夜半殲天紅」。「風休雲靜地天空。畫筆詩情寫未工。花落亂隨流水去。夢回閒臥月明中」。頌色不異空節云：「真空幻色兩無殊。道得分明在半途。觀面未開宗正眼。徒勞水上按葫蘆」。「活潑明珠走玉盤。色空空色辯還難。拈來幾度從容看。兩不成雙一不單」。頌諸法空相節云：「塵里晴空湛玉隨。水流夢去。夢回閒臥月明中」。頌色不異空節云：「真空幻色兩無殊。道得分明在半途。觀面未重審。重重法界一塵無。僧繇也皺雙眉斷。此景如何上畫圖」。「聖凡無地著名模。擬涉毫端便染污。直下分明捨荷得。迢迢十萬隔程途。頌以無所得節云：「冒死身經百戰場。歸來真個便封王」。

江澄湛不流。遊人到此盡停舟。漁翁老大曾經慣移棹。增眉過別洲。」頃故說般若波多羅密多咒節云：「說了殷勤復自誇。可憐心事已如麻。當時若解牙三打。也勝重鋪錦上花。」〔勞勞重復教論前功，一片婆心未有窮。不得末梢頭句好。穩教千古錯流通。〕

上舉夢東老漢頌文，皆雨花動地之句，而吾兄却不加一個圈子，頗疑法眼有瑕！笑笑。至吾兄擬翻印此集若干本分別贈送流通。弟極端贊成。備開始集款，預弟十元，略表區區隨喜微意。

珠走盤。尤令人百讀不厭。弟不禁五體投地，惟復次集中念佛偈各首，及教義百偈，著語如它所擬證道歌詩，雖極尖新，箇領之能事，但弟覺它始終不外是破凡夫情見一種意思。五十首詩如終雲在霄，卷舒萬狀。雖然萬狀，只是一朵彩雲。比之永嘉證道歌原唱，玄要程度相差尙遠在。竊謂夢公此作本可自立門庭。而此老每首偏要冠上永嘉三言兩句。它的序文雖說不敢與古德較美，但開基布局似意在衆。今德觀奇，弟不敢謂宜也。

又集中所附夢公遺像，尊他爲淨宗第十二代祖。吾兄翻影時爲順俗計，只管照印。但弟以爲夢公在常寂光土中，有知，當不以爲是的。吾人要知淨土爲三乘所共。本無所謂第幾代祖。今時人又尊印光法師爲蓮宗第若干代祖，都是傀儡。淨不嗣禪，禪是從上以來，將心印心，祖祖傳承，不得法確有所自。（目前禪門各宗代次，已同告期，羊一淨土宗不需師傳，聞說阿彌陀佛，執持名號，人人可修，無論夫婦之智愚，以及不肖，只須緊摶一句洪名，在同一時期，萬修萬去，誰爲是祖？誰不名祖？試問蓮宗依何條件爲堪作祖？以何法爲標準？吾兄固佛門龍象明白四達，不同常流。試閉目一想，世法之祖，循於血統。出世間之祖，則根據傳承。今隔時隔世，妄排祖次。祖

句，而吾笑。至吾極端贊成，喜微贊。當投地，惟著語如十首詩如但弟覺，尚遠在。不古德較美，同告朔氣。祖傳承，但弟以爲是。吾人要作祖？以是，不同常執持名號。肖，只須出世間。祖次。祖由推舉，具得麼？您說這不是一場笑話？

(十二月二十日臺中民聲日報清水訊) 清水鎮海濱里漁民周守陣(男, 現年三十二歲) 撈漁網出海巧遇烏魚群, 欣喜之餘許帶網歸。二月七日早晨五時半, 周守陣在海上撒網, 被魚群吸引, 因人手不足, 反被魚群圍困。周守陣急中生智, 把網罩着這群烏魚, 順手投網, 把魚群一網打盡。周守陣說: 「這魚群是被漁友攏入海中, 未記經年, 未記者發現, 遷者追之, 莫及時身屍尚至。」



**漁夫投網捕魚  
反被魚拖下海**

因果報應一漁人斃命

至於我國歷代高僧大德所撰著之論、疏、注、釋、述、傳、記、錄、偈頌及各種專集等，其卷帙之侈隆，亦令人讚歎不已。梁任公先生「見於高僧傳中之支那著述」一文，所列舉名稱，即有五百三十餘種，卷帙尚未詳計。其未見於高僧傳中與自宋以後，（宋贊寧高僧傳）增益之著述，亦可以想像其數量之龐大。

藏。清代有龍藏，亦稱北藏，凡八千七百餘卷。日本明治十三年，刊教書院以高麗藏爲本，和我